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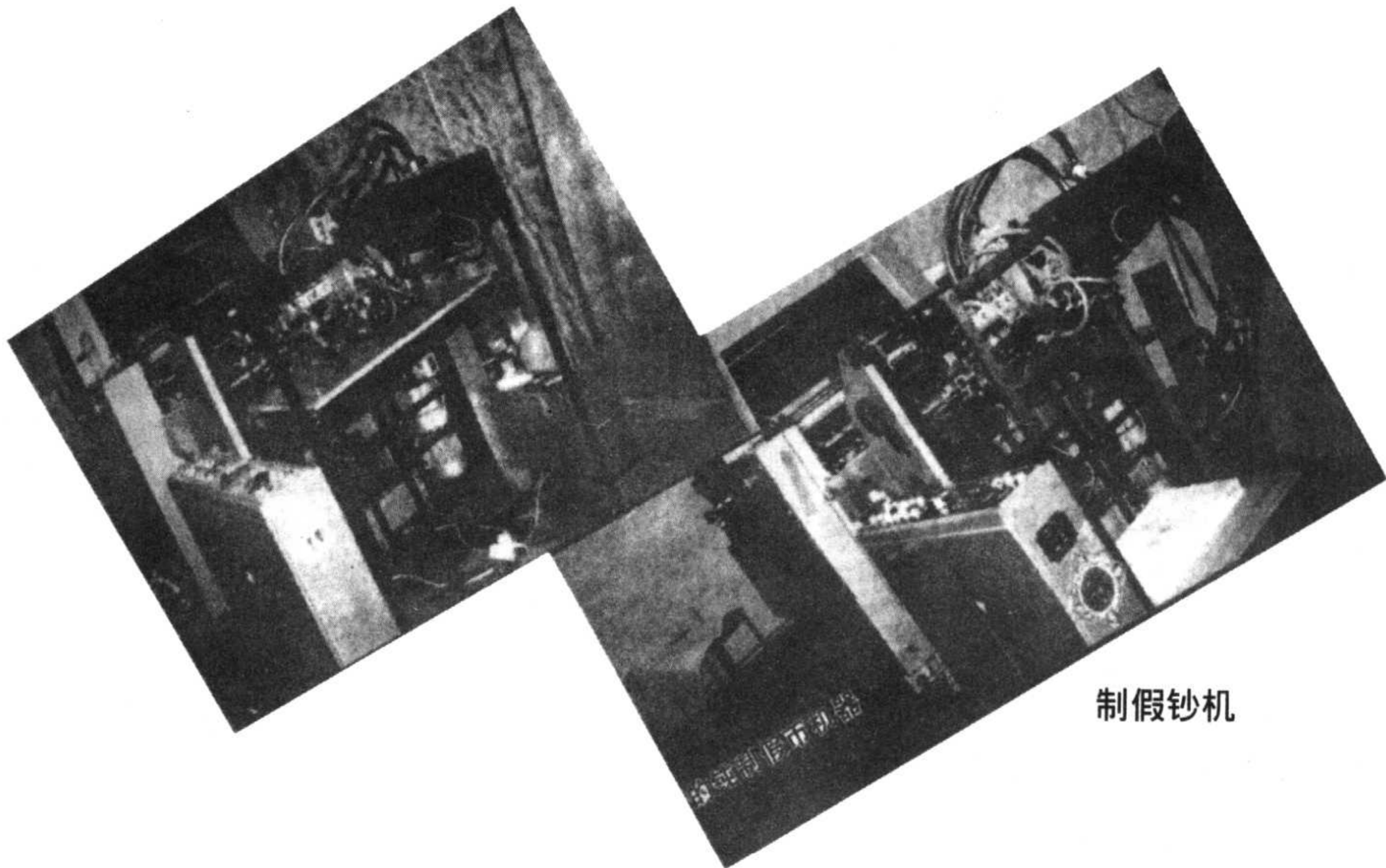
大案要案追踪纪实系列

# 中国重案

7

袁一强 谢鲁渤 等/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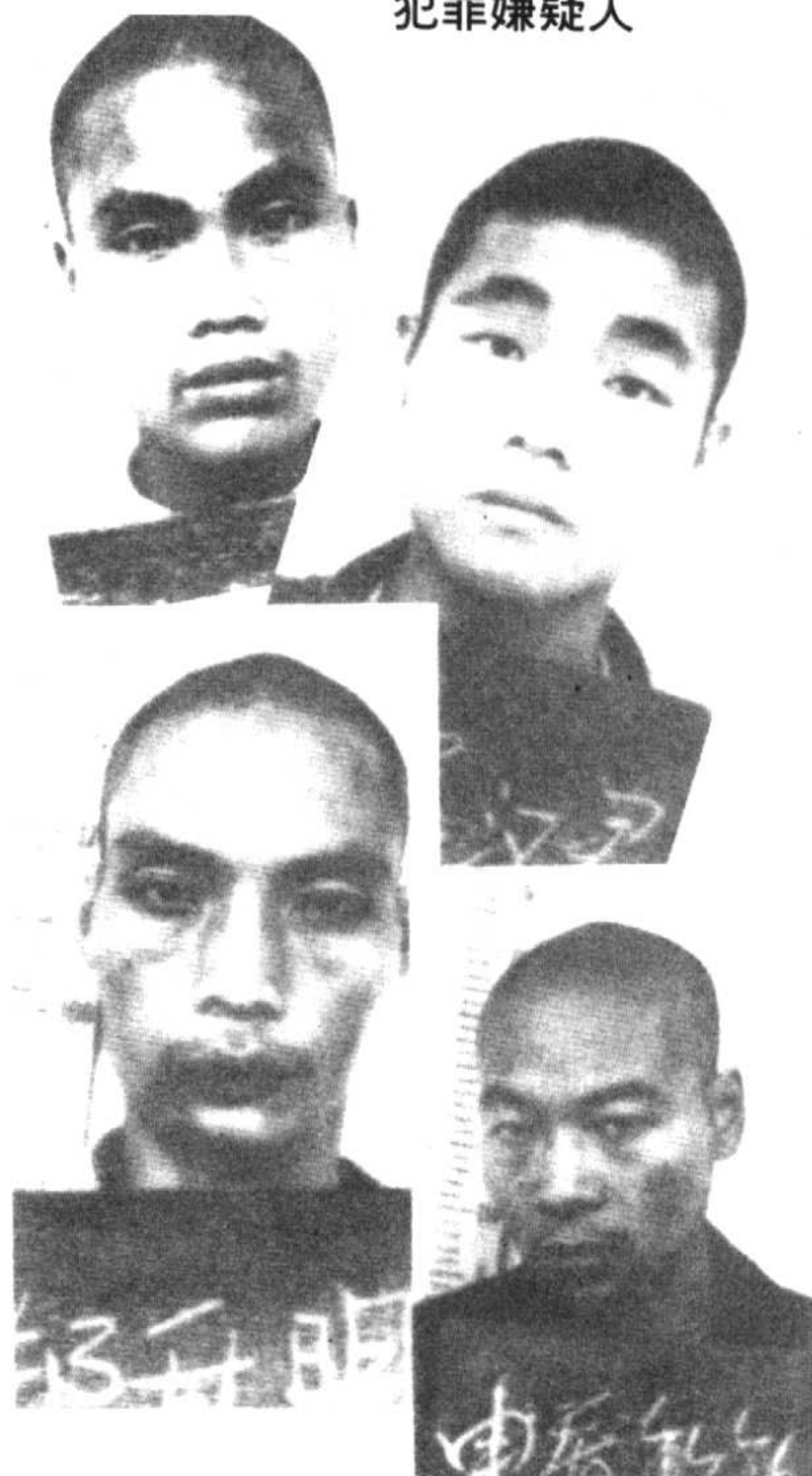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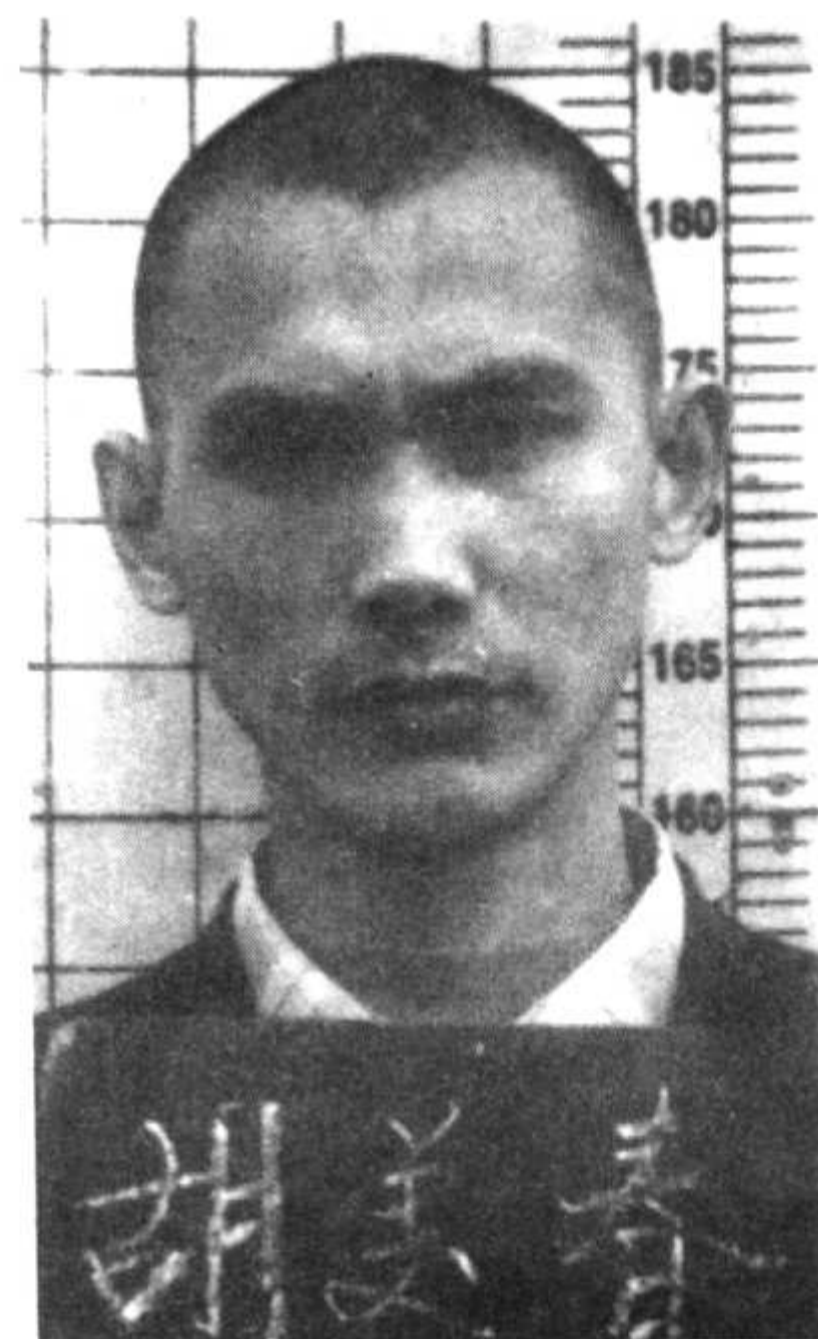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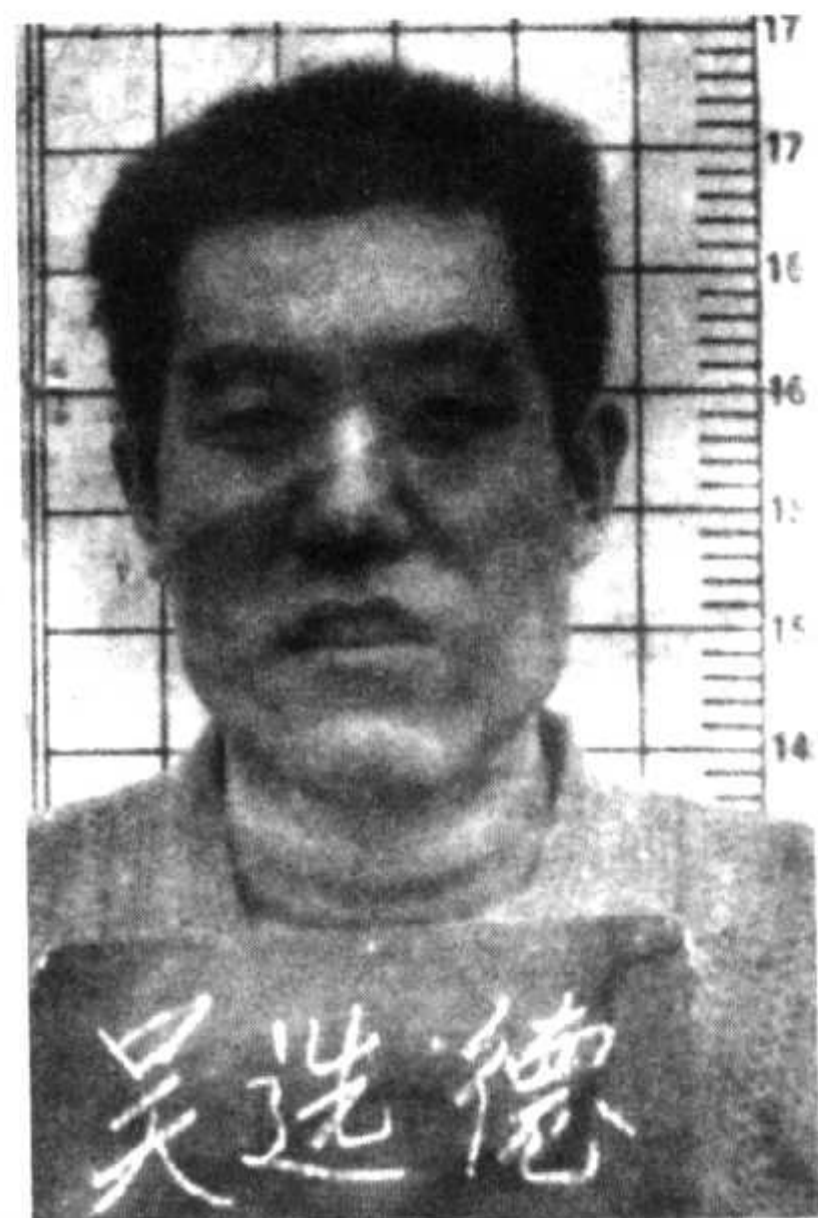
制假钞机

作案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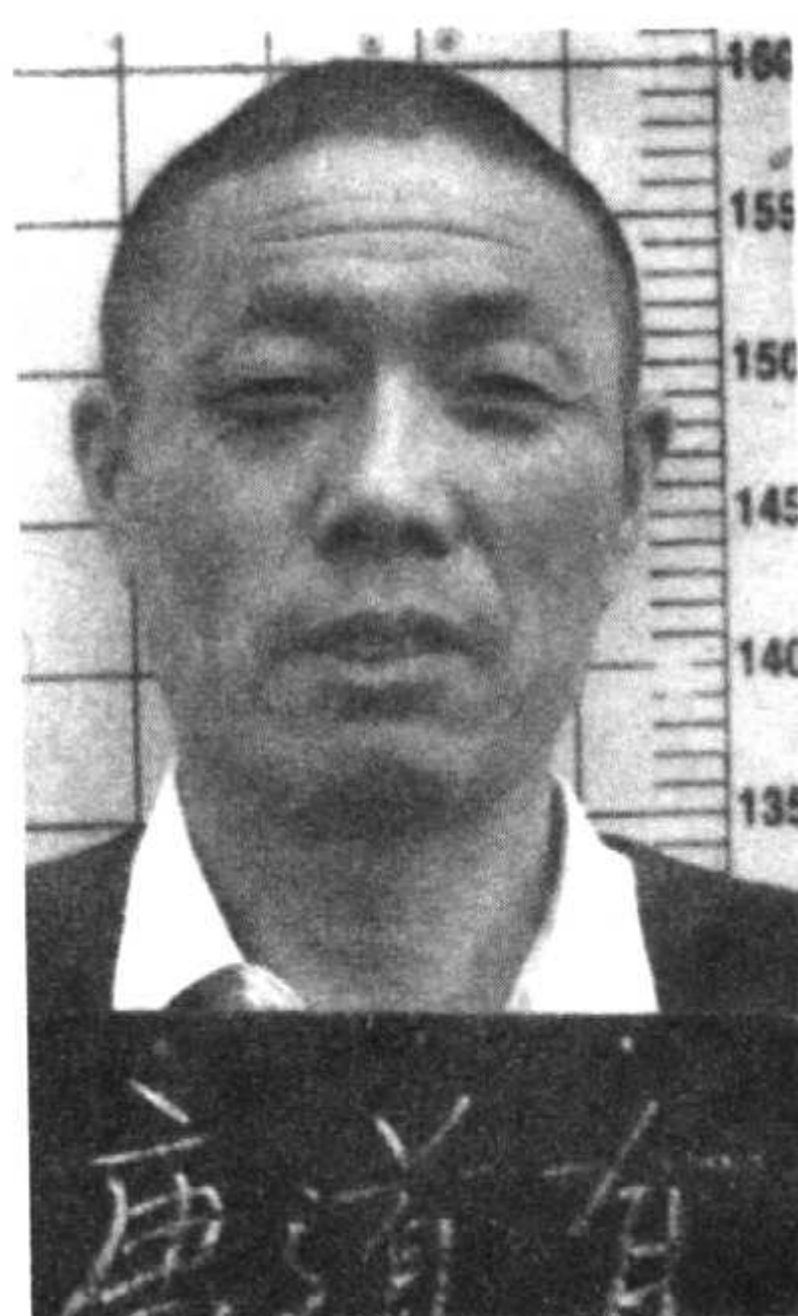


犯罪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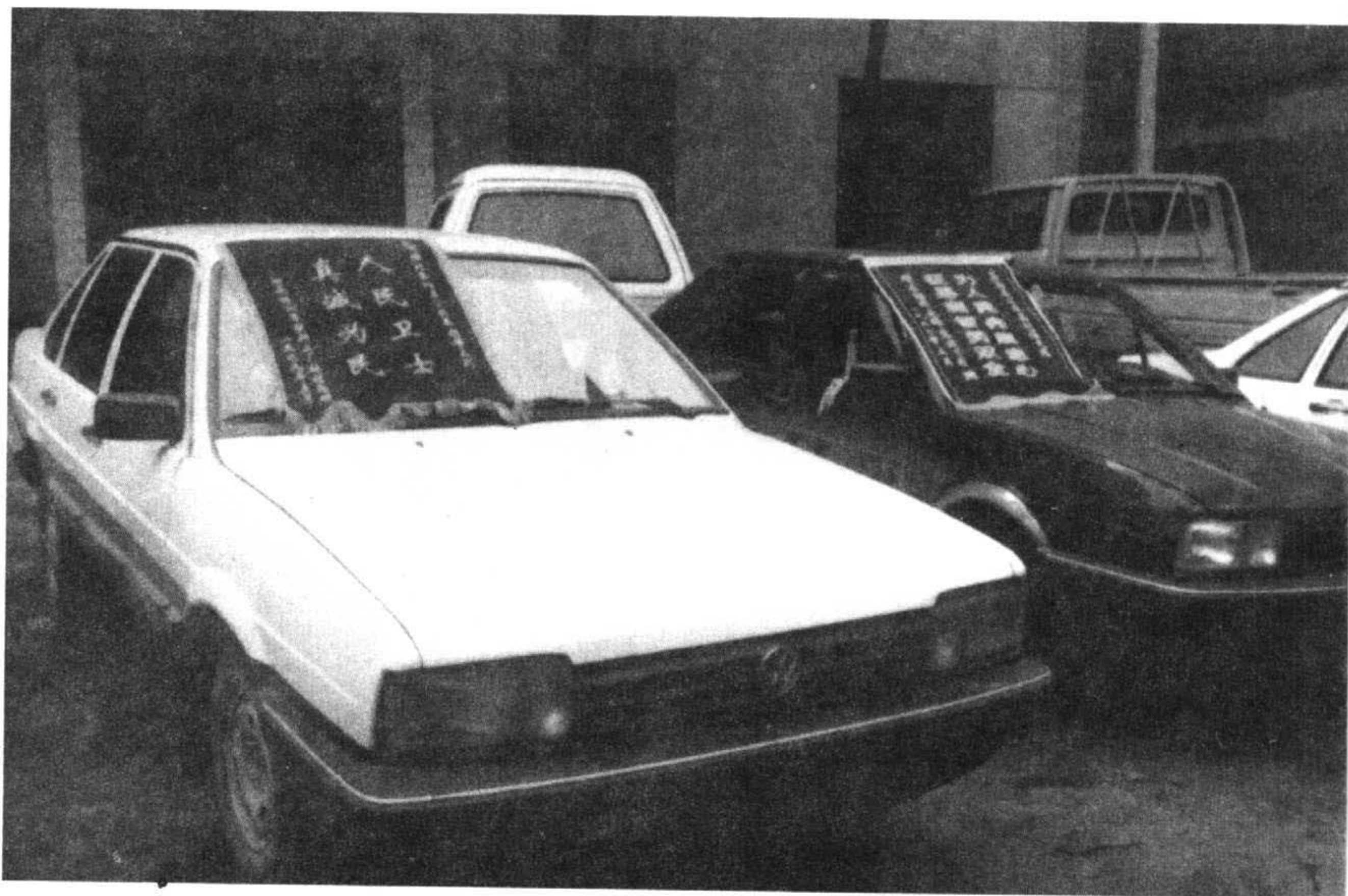


现场起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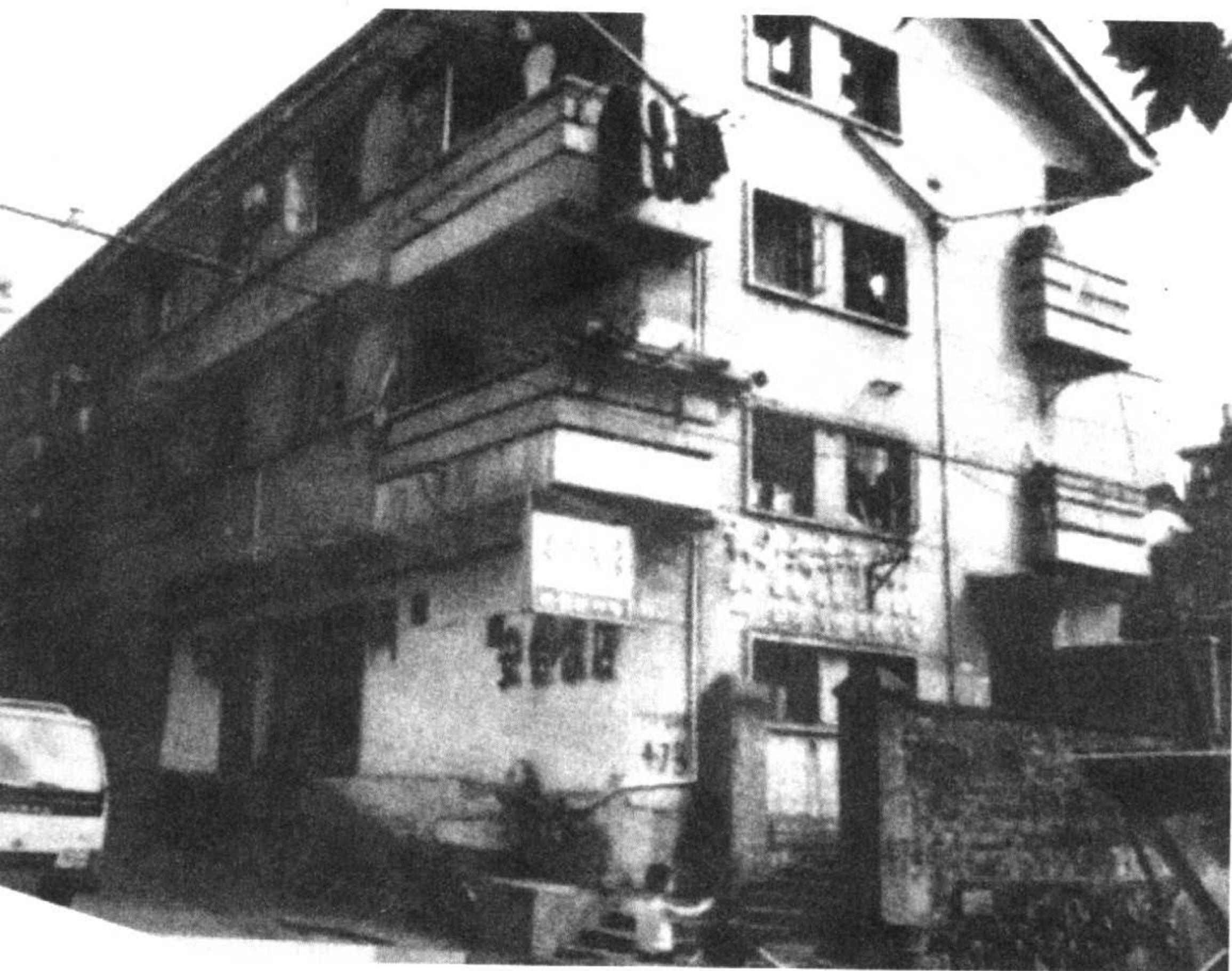


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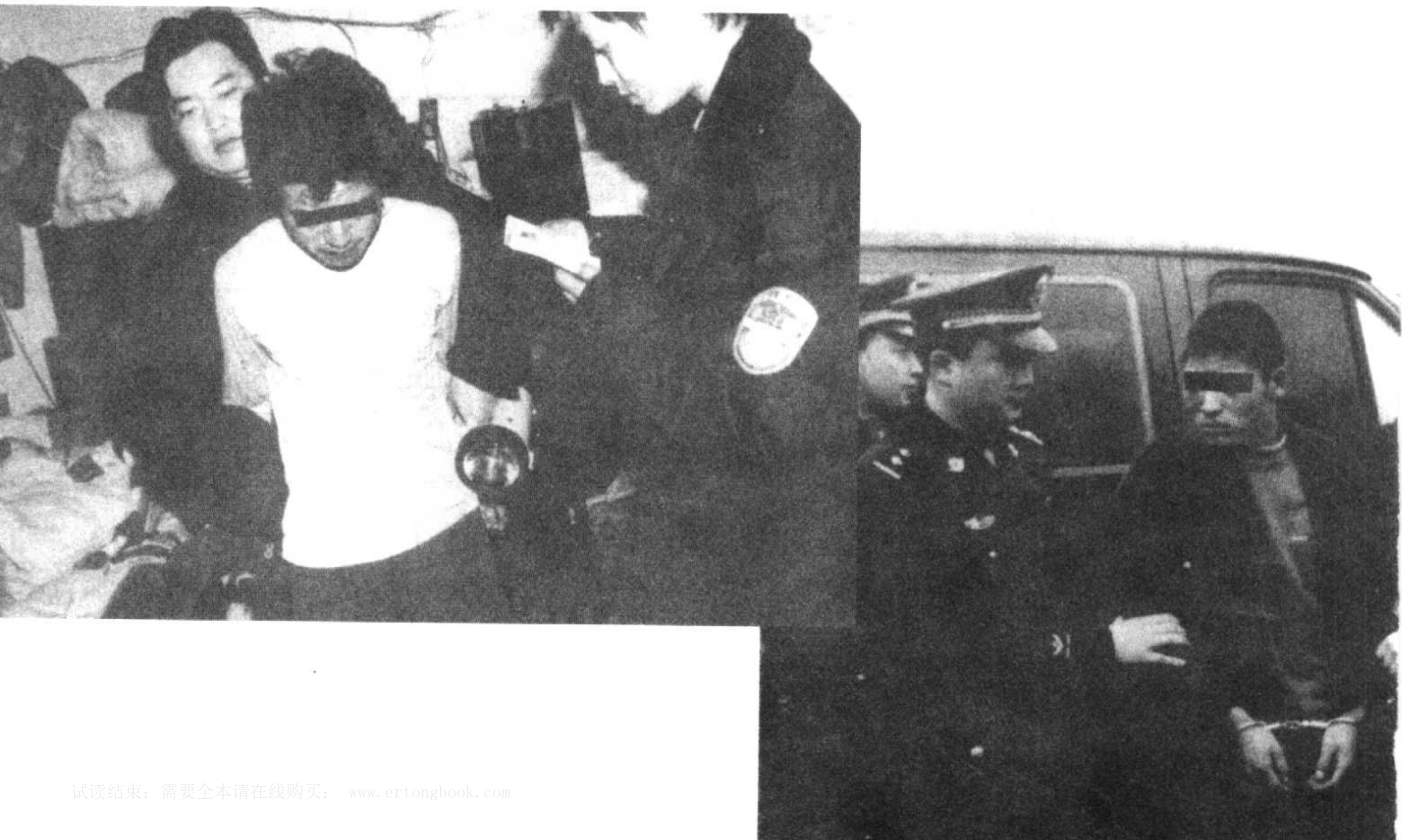


查获的脏车



作案现场

## 抓获犯罪嫌疑人



## 目 录

- |     |               |  |
|-----|---------------|--|
| 1   | 非常夏日          |  |
| 19  | “九大谜案”侦破纪实    |  |
| 200 | 千里追踪          |  |
| 217 | 缉捕“来自北方的狼”    |  |
| 235 | 西周青铜编钟被盗案侦破纪实 |  |
| 249 | 缉捕“七十二变”恶魔    |  |
| 264 | 安溪系列投毒案侦破纪实   |  |
| 286 | 总裁被杀之谜        |  |
| 299 | 歧途末路          |  |
| 318 | 中国头号假币大案      |  |
| 332 | 智捕逃亡菲律宾的银行巨蠹  |  |

## 非常夏日

浙江省桐庐县城所在的桐庐镇，素有“指桐为姓，结庐为家”之说，其地依山傍水，交通便利，居住环境十分理想。作为江南黄金旅游链上的一环，风光秀美那是自然的，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这里的老百姓一向生活得平安祥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更显出民风淳朴。

2000年8月，就在善良的人们以为暑热会像往年一样很快消退，静待着秋风再起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从8月2日起，一连串的凶案竟接踵而至，以至于在随后的45天时间里，这个县公安局的全部警力几乎倾巢出动，重重迷雾一时笼罩小镇，更有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第一桩凶案实际上并不复杂，警方在第一时间赶到凶案现场时，只当是在接手一桩普通的刑事侦缉案，而且事后也表明，它并不是随后一连串凶案的先兆，但是……

### 郁闷的晚风里有一缕异味

朱翠琴拨打家里的电话已连续有两天了，但每次听到的都

是“嘟——嘟——嘟——”的长音，无人接听，打给其他亲戚，问及丈夫和女儿，也都说近日未曾见到，心里就不免有些疑虑。

作为母亲，她尤其关心的是女儿潘巧灵。潘巧灵今年19岁，上半年刚从杭州一所职专毕业，在义乌的外婆家住了些日子。三天前回桐庐，说是去看同学，然后到杭州打听工作去向。这期间来过一个电话，告诉母亲已落实了一家用人单位，但上班时间尚未确定，在家等通知。照理说，她是不会跑开的，可是已经两天了，家里怎么总是一个人都没有呢？放心不下的朱翠琴决定回桐庐来看看，这一天就是8月2日。

下车已是傍晚时分，朱翠琴一刻也不敢耽搁，径直往位于桐君路47号的五文化公司职工宿舍赶去。当她从远处看到自家窗口黑黢黢的没有一点灯光时，心如坠铅，突然一沉。她慌忙跑向家门，见防盗门紧闭着，便使劲推开了右边的一扇窗户，大声地叫着女儿的名字，但屋内无人应答。透过窗户往里看，内屋的两扇门都是关着的，房门边放着女儿平时穿的一双凉鞋和丈夫潘林禄的一双皮鞋。无奈，她只得叫来邻居，一起打开了房门，还没摸到电灯开关，就觉得一股呛人的腥味扑鼻而来，直冲脑门儿。朱翠琴一声尖叫，返身夺门而出。邻居们急忙拨打110报案。

桐庐公安局副局长金洪亮，此时刚刚与刑侦大队长储志林在县玩具厂处理完一起重大投毒案。当他们赶到现场时，严密警戒的案发现场人头攒动，夜幕中忙碌着刑侦大队的法医、技术员和侦查员，气氛紧张而凝重。随后，桐庐公安局副局长张烈也赶到了，接到消息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余伟民，也带着技术员驱车六十多公里连夜赶到现场。金洪亮立即布置了刑侦队和城北派出所的民警着手勘查现场、访问人员。

经鉴定，两名死者正是朱翠琴的丈夫潘林禄和女儿潘巧灵。



法医的尸检表明,两人均系重度颅脑损伤致死,可以断定为凶杀案。

如此残忍的凶手究竟是谁,又缘何而起杀心?从两个死者身上的伤痕来看,同一人作案可能性较大。现场除了他俩的脚印外,还有另一人的足迹,此人作案后对现场进行过伪装。按照桐庐人的习惯,一般不会轻易将陌生人让进屋来,既然不锈钢防盗门、木质房门和窗子均完好无损,此人就很可能是这家的熟人。案发之前,潘家究竟来了个什么样的不速之客呢?

桐君路47号这幢住宅楼的走廊是公用的,平时谁家都有些什么人,邻居大多会有个印象。据说从去年9月以来,潘家一直是住着三个人,户主的妻女这段时间都不在家,那另外的两个人是谁,就成了调查的重点。朱翠琴说,住在家里的两个外人是她的侄女婿夫妇,男的叫饶志勇,32岁,江西贵溪市双镇人,做过驾驶员,曾在当地的一个林场开车,潘林禄则当过那个林场的书记。1996年的上半年,饶志勇办了一家化工厂,从筹备到倒闭仅半年时间,亏损20余万元,由于是举债经营,钱又是饶志勇借的,所以,他只好打工还债,无奈赚得的一点钱仅够勉强维持生计,直到1999年,那些债务还是基本未还,便带着老婆来到桐庐,一是躲债,二是谋求潘的帮助。

邻居证实了朱翠琴所言,又说那女的已经多日不见了,而饶志勇其人,也在案发之后下落不明。

无论出于哪种考虑,饶志勇都必然是警方首先要找到的重大犯罪嫌疑人。8月2日深夜12点,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姚玉祥率办案民警赶赴江西省贵溪市,次日凌晨5点多即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到达饶家。意外的是,犯罪嫌疑人饶志勇已于两天前,也就是8月1日的凌晨被人发现在村口的木椿河中溺水身亡,结论是自杀,尸体也已火化。警方提取了遗留在现场的饶志

勇亲笔遗书,遗书上清楚地写道:“这个可恨的人,骗走了我10万元钱做生意,害我欠了一屁股债,呆在他家里还要骂我,看不起我,我早有预谋走这条路了。”虽然人死不能带回,但案子无疑也将水落石出了。

专案组根据作案工具、作案手段及现场痕迹,进一步分析作案者为一人。而经有关人员辨认,案发现场留下的带有血迹的衣裤是饶志勇平时所穿的,并且根据现场勘验刻画出来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饶志勇相符,因此,饶志勇为作案的凶手毋庸置疑。

作为侄女婿的饶志勇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杀害潘家父女呢?凶案的背后又有一个怎样的怨结呢?

饶志勇办厂之初,曾请下岗在家的姑父潘林禄前去帮忙,说好由潘利用以前的老关系打点关节,饶筹集款项,而厂子倒闭后的20万元亏损中,有11万元是潘林禄到武汉一家进出口公司进原料时,被人骗走的,因此,饶志勇要求潘林禄承担部分债务,而潘林禄近几年来深居简出,也一直在为饶志勇到武汉追讨被骗的钱,总共讨回过2万元,但后来既无经济能力,也陷入了追讨无主的境地,只好罢休,对饶说自己只是跑跑腿的,想撒手不管了。穷困潦倒的饶志勇在家终日不得安宁,几乎每天都有人上门逼债,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便将儿子寄养在亲戚处,与妻子一起来到桐庐,栖身潘家躲债。一开始饶是想在桐庐做生意赚点钱的,夫妻俩曾设摊卖过水产,结果生意没做好,他又让妻子去泰国打工,自己帮人开车,却因吃不起苦,被老板解雇了。近几个月来,饶志勇一直闲着无事可干。而潘林禄的家境也很困难,一家人的日常开支、女儿的读书费用等等,全靠朱翠琴在义乌打工赚的一点钱,可谓捉襟见肘,身无分文的饶志勇要长期呆在潘家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在案发前一个月左右,潘林

禄曾在邻居面前发过牢骚,说饶在这里吃我、用我的,一天到晚只知道打电话,电话费交进去就没了,我要赶他走。

正是一种寄人篱下的自卑感和走投无路的厌世心理,使得对生活绝望的饶志勇把满腔的仇恨发泄到了潘家父女的身上,在穷凶极恶地毁了潘林禄、潘巧灵的同时,也把自己推进了地狱。

“8·2 凶案”毕竟只是一种孤立的个案,如果没有半个月后那接二连三的案发,谁都不会想到它将会为自己警察生涯中最精彩片断的一个前奏。

## 黑色星期五

晨曦泻出了淡淡的蟹青色,江城四周的景致,渐次展露出柔和的轮廓。8月18日,星期五。早上6点半,桐建公司宿舍2单元的602室,33岁的祥林信用社职工江丽青家,本该是女主人起来为上学的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偏偏还没有一点动静。10岁的儿子起床后不知所措,便去推妈妈的房门,门一推就开了,江丽青依然在床上“酣睡”不醒。

随后,桐庐公安局便接到了群众的报案,民警赶到现场时,却发现女主人已断气,家中物品被翻动得凌乱不堪。可以初定为盗窃杀人。

调查中有邻居反映,事发的前一天晚上,曾经听到过呼救声,像是从对面的5单元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叫声,听上去很悲惨,但因为对面底层开有一家茶楼,往常也有类似闹着玩的声音,所以也就没太在意。死者的丈夫这天晚上没在家,而单位对江丽青的反映是生前作风正派,没听说有什么男女瓜葛问题。除此之外,现场周围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根据现场勘查，“8·18 凶案”的发案经过可以这样来认定：一开始犯罪嫌疑人是抱着偷盗铝合金窗框的目的而来的，当发现对楼客厅的阳台没有装防盗窗时，便起了入室行窃之心，遂从顶楼翻入客厅，再从客厅进到厨房间。最后因在卧室翻动的响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女主人，窃贼即起杀心，用自带的作案工具将她杀害。

应当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凶杀大案，桐庐警方的破案速度和思路是无可非议的，仅仅半天的工夫，他们已经确定了案件的性质，并且根据手印比对和现场搜寻到的三只编织袋，以及建行附近空楼是一处乞丐、盲流、窃贼和拾荒者混杂之地等情况，基本匡定了作案者为三人，重点对象是铝合金窗框盗窃者，年龄在20~30岁之间。据此，排查摸底工作立即全面铺开，排查范围内的有关人员被陆续传唤到派出所调查取证。在接下来的双休日里，他们准备一鼓作气，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尽早将案件侦破，给桐庐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 不到24小时，凶案再度发生

储志林说，8月19日凌晨2时50分，我与金洪亮在局值班室，“8·18 案件”的现场勘查结束后，面上的排查工作尚无实质性进展，睡也睡不着，就打算再仔细分析一下案情，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骤然间电话铃声大响，说是群众报警，桐庐镇开元街59幢4单元的707室又发生一起凶杀案件，还特别强调说情形与前一天的案子差不多。不到24小时，竟然连出凶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出事地点离公安局不远，是一处临街背江的住宅。110巡警赶到现场后，见每个房间都是鲜血四溅，女主人倒在血泊中已

不能动弹,男主人和他的儿子也浑身是血,惊恐万状。有人说凶手可能还没跑远,就躲在附近,而且也受了伤。但是现场搜索没有发现其踪迹。民警及邻居、医护人员将事主一家三口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1岁的女主人杨某在救治途中不幸身亡。

也许正是从这个案子开始,警徽高悬的桐庐公安局大楼成了不夜之地,几乎所有办公室的灯光都是通宵不灭,“8·18凶案”的侦破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由金洪亮挂帅、储志林负责具体指挥的“8·19凶案”专案组又随即建立。根据疑凶很可能就住在桐庐镇上或附近的情况分析,县局办公会议决定:打破警种界限,以各种精兵强将协同参战。于是,从各有关科室和基层派出所抽调的36名责任心强、业务精、素质好的民警迅速到位,勘查现场、追踪凶手和抢救受害人等工作很快兵分三路同时展开。侦查人员光是对“8·19凶案”所作的现场勘查,就反复进行了23次。

事实上,侦破这起案子的最初进展给人的印象,也应当说是顺利的,首先是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案犯是从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吊挂进入707室的。这种作案手法近年来在桐庐极为少见,可以认定凶手的犯罪目标直接针对的是707室的钱物,在客厅与事主相遇后发生搏斗,随之行凶,后由附属楼的3单元仓皇逃跑。其次,事主翁智勇父子二人均与凶手有过正面接触,对其体貌特征有明确表述,并且据其儿子称,他随手拿起凉水杯砸过去后,曾见到凶手的额头上有血,也就是说,案犯的伤口部位很难掩饰。

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元素,排查对象的范围很快就确定了。

桐庐警方为此案投入的警力是空前的,工作量非常之大,在案发后的两天时间里,他们对全县的出租私房、旅馆、涵洞、桥底、空闲房等处多次进行治安大清查。

针对案犯行凶负伤的明显特征,专案组对全县及邻近县、市的医院、卫生所、私人诊所、药店等进行了地毯式摸底排查和布控,并通过网上协查和通报案情,请求有关公安机关协助布控。

嫌疑对象似乎一个个浮出了水面,结果又一个个被排除。这期间,有一个人颇值得一提,此人名叫郑升明,桐庐镇中杭村人,作为13个曾有过顶层阁楼施工经历的排查对象之一,他在8月22日曾进入警方视线,其人一米七五到一米八〇的个头,偏瘦,体态在13人中与目击者提供的印象最为接近,只是因为他的头部没有带伤,所以,当时没有立即对他采取措施,而且当夜便不知去向。

可以说,在9月3日之前,这个叫郑升明的青年人是“8·19案”惟一可供进一步深挖的一个疑点。

大凡世间的复杂事物都会有其简单的一面,然而事物之所以复杂,也正在于这简单的一面通常会被纷繁离奇的表象所掩盖,尤其是看起来与事物本身非常接近的一些偶然因素,更会直接干扰人们的视线,所谓的“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

### “雪上加霜”

桐庐县委书记、县长王忠德说,桐庐公安对“8·2案”的侦破是及时的,作为一般的个案,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8·18案”一出,有所警觉了,不能只当是一个孤立的案件来对待,要求公安加强破案力度,随之而来的“8·19案”则更是吓了我一跳,感到非主动防范不可了,谁知紧接着又是“8·20案”,要问我当时的感受,那真是“雪上加霜”,来桐庐任职的这几年,心情从来没有如此沉重过。

王忠德作为一方父母官,因为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受到侵

害而心情沉重,想必是他宏观上的感知,在老百姓看来,最深切最具体感受到雪上加霜的,也许还是桐庐警方。但是面对现实,桐庐公安民警反倒出奇的冷静了。

有这样一个插曲:8月25日下午3点左右,金洪亮从永康办案回来的途中,接到了局长李建平的电话,说江中又发现了一具身上绑着砖块的女尸,因为近期内连续发案,已经引起了杭州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市局有关领导都来过好几次桐庐,刑侦支队领导余伟民更是一来就七八天,直接参与侦破工作。尽管案子经尸检后,很快便排除了凶杀的可能,但在当时,坐在车里的金洪亮可真觉得自己这回是要豁出去了。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金洪亮走进县公安局大门,遇见的每一个民警都不像往常那样轻松招呼,甚至开个玩笑了,他们匆忙进出,少言寡语,面色冷峻而凝重,他从每一张脸上都读出了一种悲壮,一种惨烈。深夜,大楼里的所有办公室都在黑暗中亮着灯光,民警们伏案操劳各司其职,更不用说那些出击在外的战友了。金洪亮的双眼有些潮润了,内心涌动起一种强烈的震撼。

然而对于受到凶案惊扰的桐庐老百姓来说,也许就是另一番心态了。虽说“8·2案”、“8·20案”以及江中无名女尸的情况都已告白于大众,人们也感觉到了桐庐警方的责任心和破案能力,但是这些案子集中在一个短暂时间里,而且“8·18”和“8·19”两案依然不知底细,因此,情感上的不平衡就难免要和理智发生冲突了,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所谓飞檐走壁的江洋大盗、穷凶极恶的杀人狂魔,搅得人心惶惶,更有不明真相者散布说“8·19案”凶手是因为警察到场不及时而逃脱的,闹得人们顶楼不敢住,夜晚不敢上街,小孩送去乡下,一些媒体甚至用“桐庐恐怖夜”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责怪警方破案不力的议论民警时有耳闻,即便在办案过程中,也经常会受到委屈和责难。

刑侦大队中队长申屠保华,跑建德、下富阳,身先士卒,桐庐镇的大街小巷更是足迹遍布,查线索、问情况,即使群众情绪偏激,他也一样严谨负重,始终保持认真、细致和敏锐的办案作风。某一日他与战友一起去“8·19”凶案现场附近向一名群众了解情况,这名群众突然大发脾气,先是责骂,尔后又捡起石块向他们砸了过来,申屠保华没有动怒,而是通过旁人了解到该人是被害者非常要好的朋友,晚上又刚喝过酒,情绪一时比较冲动。于是,他请来居委会干部一起协助做工作,使这名群众慢慢平静下来,并且愿意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在场的其他群众也都被警方这种耐心、细致和冷静的工作方法所感动。许多人说,这也不能只怪公安,他们也挺辛苦的。

群众的责怪可以变为一种动力,而家人的埋怨,让申屠保华感到的则是一份深深的内疚。他的妻子在桐庐中医院当护士,平时工作很忙,还要上夜班,家中有个不满两岁的小孩需要照顾。由于听说镇上人心惶惶,奶奶将孙子接回了老家,屋里只剩下妻子孤身一人,即便打个电话回去,往往也是没来得及说句话,这边的任务就又到了。在“8·19”案件发生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他的吃饭休息就没有正常过,总是拿着盒饭扒上几口,抽空便在沙发或者椅子上打个盹,昼夜连战。光是他排出的侦查线索就达59条。

申屠保华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作为刑警的个人素质,也是整个桐庐警察的缩影。压力是无形的,把压力化作动力,“8·18”、“8·19”两起案子的侦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纵是雪上加霜,也一定经不住桐庐警方的如火激情。

事物的转机,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桐庐警方在这个非常夏日里的所有挥汗如雨的艰辛付出,当然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在经过了看似山穷水尽的胶着阶段之后,转机



果然就出现了。

## 人海觅“他”千百度

从发案到现在,整个所有的努力就像一只大手,每一个手指都起着各自的作用,在渐渐拨开迷雾清理枝蔓,目标显然已经逼近了。

专案组迅速展开了新的工作。前期所掌握的种种线索,似乎已编织成了一张网,网是这样收拢的:先是县局根据“8·18案”现场勘查提取到的602室客厅窗框上的印痕,与建行附属楼盗窃案犯丢弃在现场的玻璃上的印痕进行比对,认定同一,并由此设定此案与偷盗铝合金窗框的案犯系同一伙人;随后再对全局刑嫌人员的印痕档案进行细致比对,同时要求各单位及时上报曾经处理过的有偷盗铝合金行为的人员情况。于是,令指挥部成员最感兴趣的一条线索从城南派出所浮现了:8月23日,城南派出所提供说有一个名叫“黄小平”的人,20天前的8月3日,曾因在瑶琳闲置房内偷窃铝合金被该所实行过治安拘留,当侦查员陈国洪从拘留所调取了“黄小平”的印痕进行比对时,发现它与602室凶案现场,以及附属楼玻璃上的一共9枚印痕完全相同,可以认定系同一个人所留。这不能不说是侦破该案的一个重大依据。突破口打开了。

经查:黄小平,男,拘留时自述年龄是17岁,福建寿宁县南洋镇小方村人。警方随即发函至当地公安机关,请求协同调查,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南洋镇并无“小方村”,该镇相应的年龄段内也“查无此人”。因为这个“黄小平”当时系现场被抓获,属盗窃未遂,后来就没有进行处理,只在看守所留有案底。办案民警于是又赶去看看守所,查阅了8月3日的关押人员记录,从中发现